

# 论说李泽厚的“积淀说”

文/张雨点

**摘要：**李泽厚的“积淀说”理论更像是一种思想和文化纵向延伸的结果，表达了时间上纵向积淀的结果。故此，本文旨在通过解析李泽厚的美学三书，解读李泽厚的美学思想特征——“积淀说”。

**关键词：**积淀说；自然的人化；人化的自然；纵向延伸

19世纪初，由王国维及宗白华相继开辟了一系列美学研究的著作后，中国自此正式开启了对美学的研究和思考，终结了中国“有美无学”的空白状态，逐渐走向了补充“中国美学原理”概念和体系的研究道路。中国现代哲学家李泽厚在补充“中国美学原理”的研究道路上为中国的美学思想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著有经典的美学三书《美的历程》《华夏美学》《美学四讲》，较全面地讲述了中国的美学发展，揭示了美学本质及根源是“人化的自然”，他强调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从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去理解美这一概念，追溯美的根源，指出美应该是在“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产生……”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创造了美。而何为“人化的自然”？可以理解为“美”是在利用工具产生物质的实践过程当中，自然而然所产生的一种感受。美在产生的过程中是需要经历中介环节的，而这个中介环节，就是“积淀”，“积淀”也就是“人化的自然”的基础。

李泽厚的“积淀说”理论更像是一种思想和文化纵向延伸的结果，表达了时间上纵向积淀的结果。故此，本文旨在通过解析李泽厚的美学三书，解读李泽厚的美学思想特征——“积淀说”。

## 一、内在的“自然的人化”

虽然李泽厚没有单独详细地去解释阐述“积淀”这个词，但是从他的美学三书中已明显渗透了这个词的含义。

在解读何为“美”时，李泽厚首先就运用了词源说来解释“美”在中国人心里面的意识形态。

从“羊大为美”这两个象形字的组合，就可以看得出中国人心中的美首先与愉悦感受相关。在《说文解字》中有“羊大则美”一说，羊大之所以为“美”，是因为好吃的缘故，令人觉得饱腹并且满足口欲，食物从制熟的基本要求上升到了对“色香味”

俱全的追求，故中国人会称赞其“美”（好吃）。板桥先生叹曰：“夜半酣酒江月下，美人纤手炙鱼头。”符曾曰：“桂花香馅裹胡桃，江米如珠井水淘。”无不在诗句中描写食物的做法。从前只需要煮熟的白萝卜可以经过精雕细琢变成一只装饰餐盘的仙鹤。而这些就是将食物经过“自然的人化”后衍生出的餐桌艺术。现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逢年过节，各大饭店推出各种特色菜式。这些特色菜式既有新鲜的、寓意吉祥的菜名，又有着独特的烹饪方式，还有点缀精致造型的摆盘。而这些都源于天然食材经过“自然的人化”的积淀，以及饮食文化衍变的美的自然属性。此外，比如红、黄，可能来源于这些色彩对视觉的冲击力，令人心潮澎湃或感到格外兴奋；当闻到花香，人本能地陶醉其中，并不是因为有人告诉闻花者，这是一种好的味道，而是人不自觉地被气味吸引，享受其中。凡此种种都体现了美的自然属性。

当然，词源说对美字还有另外一种解释，“美”字的形象像是一个头上戴着羊骨装饰物的人，像是在表现一种乐舞的过程。人类的意识随着这些行为活动有了积极的、美的感受，这种具有意义的集体活动也代表了美的社会属性。

我们回过头再去分析这个过程：人因为本能的追求愉悦的感受（自然性），所以创造了追求精神宣泄、精神支撑的行为（社会性），从而达到精神情感宣泄的目的，所以，这种自然性与社会性相互作用，即李泽厚所说的“理性存积在非理性（感性）中；感性中有超感性（理性）”。这个过程逐渐形成了“文化心理结构”，也就是通过“积淀”的过程形成了人的内在的“自然的人化”。这里的积淀是人类审美情感衍生走出的一步，但只是基础的一步。上面提到的一些观念，是从生理欲求、社会、文化（文字）方面解读了“美”的含义和存在形态。

## 二、外在的“自然的人化”

“外在自然”即山河大地、日月星空的人化。这里分为两个部分来阐述，即客观现实和发展关系。客观现实下的外在自然可以视为人们因为不满生存的环境现状，而对所处的环境自然界进行的改造。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学会将火转化成了热用于烤熟食物、打击猎物，并利用火带来的光亮照明黑暗，这种能力就是对工具的二次生产利用。制造和使用工具就是狭义的自然人的基础，也是人类超生物性生存的首要特征。到了工业时期，人类为了改善生存条件，二次生产能力被用在发明风能转换电能等一系列能量转换中，人类的生存环境得到改善，并不断进步，因而“外在自然人化”的历史也就是人类科技发明和物质文明不断进化的历史。

发展关系中的“外在自然”就是在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对自然界改造的过程中，自然与人相互关系的重要变化，即“广义的自然的人化”，这是具有人类本体存在性的，即自然与人的关系，经过时间的变迁，自然成了人类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姑且可以这样理解，山川河泊等自然物质最初带给原始人类或是恐怖或无关自身的印象，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学会制作和使用工具与自然建立最初的紧密联系，山川河泊等自然物质变成了人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再随着历史的演变，衍生为风景画、山水诗、花鸟画等人类主观意识的“自然的人化”的根本客观基础。

从物质生产“自然的人化”到经过积淀而产生的“有意味的形式”，这是外在的“自然的人化”转变为内在的“自然的人化”的必然结果。比如传统的中国节日端午节，人们为了追思屈原，自发地泛舟游荡在江上，因为担心江里的鱼吃掉屈原的身体而烹饪家中的粮食，包裹成米团投入江中喂食鱼虾，也由此诞生了现今的节日美食“粽子”；比如端午节举行赛龙舟的活动，由各色形似龙的船在江面穿行，除了进行激烈的竞技，更注重龙舟外观与划船船员动作协调的美；船只和粽子原本作为交通工具和果腹的食材，却因为纪念屈原，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意义，这刚好是“自然的人化”从原始的制造生产到与人产生关系的过渡。所以在李泽厚的积淀理论中，“自然的人化”主要包括外在自然界与内部自然界，前者使客观自然界变成了美的现实；后者则是对主体心灵的审美情感。因为前者就是人类美的根源，而后者便是人类审美的根源。

## 三、美是“有意味的形式”

而谈及“美”，也一定与艺术脱不了干系，比如在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中所提及的陶器纹饰，最早是对动物形象或图腾的写实，而后由这些动物形象逐渐演变为相关的抽象化的几何纹，比如古越族对蛇图腾的崇拜，就产生了如漩涡纹——像蛇一样的盘曲状、水波纹——像蛇爬行的状态等，还有很多陶器上有类似三角形的几何图案均来源于鱼、鸟的形态演变或简化。以我们现在的目光来看，这些图案图腾，似乎只是单纯形式的几何线条构成，但其背后的意义，是通过漫长的时间，从写实形象逐渐演化而来的。这些线条的内容、意义已经“积淀”在它的形式中了。所以，它才不同于一般的线条，人们对其有天然的特殊审美感情，这些都是从远祖那时起，经历了漫长时光演变、继承、“积淀”来的情感，虽然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清晰地认知到这一点。李泽厚认为，在这里提到的“积淀说”恰好补充发展了克莱夫·贝尔所提到的，美是“有意味的形式”。换句话说理解，即李泽厚提到的积淀过程，给予了“有意味的形式”一个合理的解释和来源补充，由此可见“积淀说”重要的意义。

以青铜器为例。从夏代到隋唐时期，青铜器上从抽象的符文几何到犷厉之美的兽面纹——饕餮，从活泼愉快的风格走向沉重神秘的造型，这都与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这同样来源于历史的社会性积淀，正如李泽厚所说：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牧歌声中进展，人们随着精神文明的更迭，再到后来，青铜器的样式已由原先的厚重庞大演变为轻巧实用，而其上的图纹样式也变得更加多样精巧。以上这些都说明，人类的工具和装饰品，都在生活（物质生产）的过程中，随着历史发展（精神文明的发展）而经历积淀的过程，逐渐变成适应时代的产物。

## 四、“积淀说”——纵向延伸的思考

中国的汉字，这种积淀过程是与陶器或青铜器上的图案演变有相似经历的。比如中国最早的文字，是从象形文字开始，到后期的形声、会意的组字法，有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构字原理。这就好比最开始原始部落的人类先在洞穴墙壁或器皿上画出一天的行为或记录某种生产活动或过程，之后随着需要记录的事物越来越多便简化成了某种符号，即最初汉字（甲骨文）的形成，就像陶器上的鱼、鸟等形象后来简化成了几何符纹一样，再随着后期社会发展，文明

的丰富，所用到的字、词和形容的感受需要更多了，便有了依据各种元素所产生的汉字。在李泽厚看来，汉字与绘画的不同之处在于汉字具有符号所特有的抽象意义，却比彩陶纹饰的几何纹更为自由，在曲直运动和空间构造层面也更为多样。而书法又是人类把生活灵感沉积进了汉字的结构布局中，或轻或重，或密或疏，成为“有意味的形式”，这同时也是人类审美意识真正的诞生。

中国古话说：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拥有了汉字后，古人们开始用高度凝练的语言，生动形象地来表达丰富情感，也就是诗歌。

诗对人类情感的表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颂”这一部分，大部分都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谈起中国诗歌艺术的发展，从先秦诗歌的浪漫瑰丽、绚丽雄伟；到汉乐府诗歌古风的言语朴素、现实犀利，抒情讽咏，格律自由；再到盛唐时期诗歌的形式布局固定，音韵格律严谨，词语平仄相对，对字词语句精雕细琢，极尽推敲，意境内涵具有的含蓄凝练，韵律优美，再加上唐朝鼎盛时期开明，物质富庶，文化繁荣，因此唐诗就成了中华诗歌的最高成就，也成了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文采斐然的一座巍峨耸立的高峰。自唐后，尽管宋代诗歌的发展总不及唐朝的巅峰，但宋代的词却成为极具时代特色的文学体裁。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家国山河，竭尽所能地沉积在这些诗词中。通过研究这些诗歌，就可以追溯得到历史的痕迹和历朝历代的特点。

当然，“诗言志，乐咏怀”，在抒情咏怀上，相比较于诗，乐更加的得天独厚。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从这里可以得知，歌的表达比言语更容易让人淋漓尽致地抒发情感。

值得一提的是，从词源说来讲，汉字“乐”（yue）和“乐”（le），虽然使用了不同的发音，并且有着不同的意思，但是却共用着同一个字。而古文中的“乐”字确实是通用于“悦”字。郭沫若曾提到“所谓乐者，乐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官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之为乐，但它以音乐为其代表，是毫无问题的”。也许这也是可以解释汉字“乐”具有两个读音的区别却又有共同的深刻意义的原因之一了。在李泽厚主张的“乐从和”中，也就是把人的情感与音乐的节奏韵律以及自然界事物的运



动融合起来，方可达到美的效果，这既是“人化的自然”，也是“自然的人化”。

所以，无论从原始积淀、艺术积淀还是生活积淀来看，一切均随着时间和历史事件推移向前。由此可以感受到积淀是有时间要素的，是不可逆的。故此“积淀说”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纵向延伸的思考。

## 五、结论

总结来说，李泽厚所谓的“积淀说”，就是以历史的、纵向的视角去看待时间沉淀的结果。在历史的长河中凝练出美的精华，凝结出美的本质。从“自然的人化”来讲，四季轮回、万物更替，经过人们不断的活动和实践，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有意味的形式”，它们无不融入在自然中和生活中，它们无不衍生出更丰富更多彩的姿态。所以，这种纵向的积累与沉淀是必然结果。李泽厚的美学三书包含着更多更有深度的，对美的思考和哲学意义。其中对美的解读，如：美从何而来，如何去看待美等都非本文作者只言片语可以道清的。希望读者可以偷得浮日亲身去领略一番。除此之外，李泽厚还在美学三书中对中国未来的美学发展提出了问题及一定的建设性意见。这些观点无论在总结过去，还是开拓未来的美学道路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作者简介：张雨点（1992—），女，硕士，研究方向：民族志电影。

（作者单位：北海艺术设计学院）